

赵忠祥

岁月感悟

作品系列

他是中国电视业的亲历者和奠基人
更是中国才华横溢的诗人和书画大师

他就是著名主持人 **赵忠祥**

本书精选赵忠祥人生随笔和诗歌作品
图文并茂地展现一个真实的赵忠祥

赵忠祥◎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赵忠祥◎著

赵忠祥 岁月感悟

作品系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赵忠祥：岁月感悟 / 赵忠祥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6.12
ISBN 978-7-5008-6544-5

I. ①赵… II. ①赵… III. ①赵忠祥—自传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21815号

赵忠祥：岁月感悟

-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葛忠雨 刘广涛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开 本 710毫米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31千字
版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5.00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篇 点滴回忆

蓝衬衣的回忆 / 2

闲言碎语话家庭 / 6

我的汽车观 / 11

我的新汽车观 / 13

戒烟 / 19

策杖行 / 23

抓阄 / 32

也说讳疾忌医 / 34

说生日 / 40

第二篇 睹物思怀

默罗屋前思默罗 / 44

“情人墙”遐思 / 48

仙人球：铁马金戈娇艳花 / 92

- 桑巴足球最具魅力 / 103
新旧价值的喜与忧 / 105
满墙风情画，一帘月光华 / 109
六六感怀 / 112

第三篇 流金岁月

- 怎得梅花一段香 / 118
为《动物世界》讴歌 / 133
说三道四荧屏前 / 136
粉墨“串”场 / 147
德艺双馨 / 157
散文诗二首 / 164

第四篇 他山之石

先人遗风与先人遗训 / 170

错被人呼“富贵花” / 174

杨乃武舅舅的话 / 178

印尼导游的顺口溜 / 185

由《她在黑夜中》所想 / 190

附 录 我的诗文

第一篇 点滴回忆

DI YI PIAN

蓝衬衣的回忆
闲言碎语话家庭
我的汽车观
我的新汽车观
戒烟
策杖行
抓阄
也说讳疾忌医
说生日

蓝衬衣的回忆



蓝衬衫

我曾有过一件蓝灰色的确良布的短袖衬衣。我穿着它上过电视，也穿着它出席过很多场合。后来，它旧了，洗成灰的了。后来，我夏天就拿它当睡衣。这件衣服可算是利用得很充分了。最后，我都忘了它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绝

不会把它当成抹布或绑在拖把上当拖布，可它上哪儿去了呢？有好多东西，就这么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但这件旧衬衫的消失，使得它失去了最后一次体现价值的机会，因而有点遗憾。

前几天，邹友开对我说，他想编一个小品，其中应该有我。

他还说，现在正征集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能使人通过这些陈年旧物，回忆起令人难以忘怀的往事。

我那天在他的办公室转给他一个小品剧本。作者希望通过我的转交，或

许领导与导演们能分外重视这个作品，说不定就选用了。还说不定请赵本山或黄宏或哪位知名演员就按这个小品剧本演起来，说不定会在春节晚会上一炮打响。说心里话，我觉得由我送给春节晚会剧组很滑稽，但又不能不帮这个忙，因为写这个剧本的是我的晚辈亲戚。人家这么想也没什么不对，但他真的忘了一点，就算我本人写个小品，恭恭敬敬地送给导演组，人家也不一定采纳。何况还不是我写的，人家凭什么非采纳不可呢？有时外界，特别是小报记者，可以把你写得一文不值，有时外人又觉得你太了不起了，没有办不成的事。有些事对外界真说不清，你说我们这儿一概铁面无私也对，你说有人走走后门，托托人上个群众角色什么的，那恐怕也不能说没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重要节目，主要角色，绝不是靠走后门能站上去的，要靠实力。

那天，我一面送剧本给老邹，一面把我写在前面的这段话，竹筒倒豆子般地给老邹说了一遍，老邹直点头。我说邹主任，我还是走个后门，那就是这个剧本你们要是不采用（九成以上不会采用），那就批几个字，我好有个交代，要不人家没准还以为我压根没送上去，给扔进垃圾桶了呢。老邹真够交情，满口答应了。但剧本石沉大海，至今没有音信。不过借这机会，老邹把他的想法——征集20世纪有纪念意义的物件的想法跟我讲了一遍，并希望我能在未来节目中充当一个角色。于是我才想到了那件蓝色衬衫。

1978年年末，中央电视台恢复了新闻节目的口播新闻，我是最早出镜播报者。然而，人靠衣装马靠鞍，出镜总得有件像样的衣服，这就像戏曲演员上台得有套行头一样。而我当时没有，真的没有。不怕读者笑话，年轻人问问你爸爸、妈妈、叔叔、阿姨，那时候像样的衣服有几套？大家都一样。1978年年底，我去美国，领了120元人民币，做了一套中山装，一套西装，还买了一件呢子大衣。也许自己还添了点钱。这就是我当时在美国出镜的全套行头，临出国时还借了两条领带。在这之前，我出镜时穿过的一件体面衣服，就是那件短袖蓝衬衫，是我妻子跑了几家商店，买了一块我们都认为颜色不错的的确良布料，然后量体剪裁，她蹬着缝纫机做出了这件“礼服”。我唯一的要求就是领子适当大些，觉得这就更有点与众不同了。之后，我就穿着这件衣服，播报



蓝衬衫

新闻，采访要人，走南闯北。后来中国人的日子好起来了，我的衣服也越来越多，光衬衣就数不清。有的连包装还没拆开，就过时了，送人都没人要，也拿不出手。

1983年，田纪云同志来台里视察工作时，我为民请命，写了个报告，请他批示了一下，我们就去了上海，请上海市手工业局（别的地方都叫轻工业局）的领导再指定几家服装厂，给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做几套服装。为这事我跑了大半年，三天两头地往上海飞，飞机票钱由电视台报销，可制装费电视台

不能报销，于是就为这几套不花钱的服装，我们花了能买几倍这么多服装的飞机票钱，还不算住宿费。总而言之，从罗京以后来台的播音员都不会了解，我们当时为了出镜时能穿得稍微体面一点，花了多少心思。

话说回来吧，我与邹友开谈完话，灵机一动，想起了我那件蓝衬衣。我希望可以拿它上镜，跟大家说笑话似的戏说当年，准



播报新闻时着套装，翻出的仍是蓝衬衣的领子

是一乐儿。可是却找不着了，其实我原来一直没舍得扔它，每年翻出夏天的衣服时都能看到它。当然，我绝不认为它有文物价值。因为，虽说我眼下还够得上名人称呼，但实际上我是个“泡沫”名人，也不过过眼烟云，将来绝无开展览的资格。正因为如此，一些东西丢也就丢了，不怎么心痛。

不过，这次让我感到了一点后悔。虽说谁也不会指望自己生前身后真会有人给你办展览，但自己给自己留些值得回味的东西，倒是完全有必要的，否则干嘛留那么多照片？留影的人指望将来有人办他的回顾展吗？难道不办回顾展就不该留影、不保存照片吗？

总而言之，过去的事情，别人无须记得而自己却不可忘却。以史为鉴，以人为鉴，可正衣冠，知兴亡，辨是非；还应以物为鉴，万不可忘记过去。

闲言碎语话家庭

家是人类文明史发端的一个标志。家庭这个话题太古老、太久远，也太现代、太时髦。我既不是传统的卫道士，也永难追赶时尚，因此我不能语惊四座，只能拉拉杂杂地说点家常话。

过去曾听过一些人的论点：如果家庭与事业不能两全，成功者往往为了事业而牺牲家庭生活。我听了以后不敢赞同。曾经读过一篇记述一位外国女企业家的奋斗经历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事业与家庭产生矛盾，我宁可牺牲事业也绝不牺牲家庭。”这段文字很使我感动。我们东方人一向重视



我和家人

家庭，而这样的语言却出自西方一位妇人之口。感动之余，我想，我也必定不会以牺牲家庭的利益去换取事业的成就。其实，我的家是一个很普通的三口之家。虽然那时候物质生活清淡，文化生活也几乎谈不上，

可是我们经常利用休息日去骑车兜风郊游，一路上说说笑笑，其乐也融融。两个人一间小房子，平时从食堂打饭在家里吃。有时候我们自己做饭，买菜、做饭我算一把手。周末，我们就去下饭馆。虽然工资不多，但两个人总能有下饭馆的富余钱，加之那时吃一顿很便宜。这段两人自由自在的时光结束的标志是一道松鼠鳜鱼。那时候，普通饭馆师傅的手艺绝不在如今的大酒家主厨之下。记得那道松鼠鳜鱼，焦黄酥脆，酸甜适口，色香味形全够得上一流。但这道菜却标志着我们一段好时光的结束，因为很快我们的儿子便带着喜悦的哭声来到了人世间。

《说岳全传》有一句话叫：“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我们的儿子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系列的苦辣酸甜。有道是，有儿方知父母恩。我们既无双方老人的帮衬（老人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又无经济实力请一位阿姨帮忙，



一家三口

只好自己把孩子拉扯大。我俩真不知道是怎么熬到孩子上了大学的。

记得有一次孩子的妈妈出差，我自己带小孩。一天孩子发烧，恰巧我又值新闻班，没人替我。我只得抱着儿子放到一位同志家，叫人帮忙照看一下，下了班抱着儿子去医院。最令我们不安的是，孩子6岁时由于气管炎转成哮喘，一病就是10余年。平时好好的，可是一犯病他就喘不上气来，憋得难受，连咳带喘不能入睡，又没有特效药。他躺在床上喘一宿，我们轮流守在床边目不交睫，肝肠如绞，病在孩子身上，疼在我们的心上。至今孩子还记得深夜里滴在他脸上的妈妈的泪水。儿子还算争气，虽然抱病，每次成绩都在班上名列前茅。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从没给他施加过任何压力，全靠他自己。如今，儿子身体好了，我们也老了，大家总算都松了一口气。



父子情深

我除了出差，晚上一般谢绝应酬，总在家里。只有家才能使我感到安宁、舒心。

人家说成功的男人身后都有一位好女人，其实不成功的男人身后何尝没有好女人呢？我不太同意太太们如何指导丈夫事业有成这种说法。事业成功与否主要靠自身努力，否则就像诸葛亮扶不起的阿斗，太太怎么能扶起一个不思进取的丈夫呢？

在家里，我们几乎不谈工作，上班干工作，下班还讨论工作，那太可笑了。我和妻子对彼此组里的情况一无所知。我认不全她要好的同事，她也认不清我们组里的人。因为在家我们都不谈班上的的是是非非。我的妻子从不接受别人的邀请与我一起出镜头、上报刊。我尊重她的意见。

人们说：“少是夫妻老是伴。”如今我已进入老境。我们每天坐在电视机前，看着电视再干点自己的事儿。我手持一卷书或拿一支笔，看看、写写、听听，甚至很少交谈，但我们的心意是相通的。在宁馨的氛围中，我们共享安宁。妻子有时早睡，我则全心地读读书或静静地想想事。在万籁俱寂中，感到舒泰自若。因为我知道，如果我此时摔倒，自有妻子来扶起我。

记得1983年美国前总统卡特访华，我采访他。我们坐在钓鱼台宾馆的一张长沙发上。我说起他当总统时，我曾在白宫采访过他。我请卡特夫人也就

座，她笑着摇了摇头。在水银灯下，卡特回答了几个问题之后，卡特夫人忽然快步走向沙发坐在他身边，他们相视一笑，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就这样，卡特拉着夫人的手甜甜地笑着，继续回答我的提问。



和儿子在一起

此时，我感到我面前的并非是一位政界要人，而是一对和藹的夫妻，一股暖流荡漾在他们之间，也洋溢在我的心头。那一刻，相濡以沫的情感显得比他所取得的任何政绩都动人。

家庭是每个人都珍视的。我珍视我的家，尽管我的家平平常常，但平平淡淡才是福。一位算命的先生看过我的手相说，我这一辈子只有一个老婆。这句话我信，因为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和妻子

最后我想写这样一点感受，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一开头就这样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想因为他要写的是一部悲剧，不然，话一定要调过来说：“不幸的家庭都是一样的，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

我的汽车观

最近，儒勒·凡尔纳的曾孙找到了这位科幻小说大师的一部书稿。这部书稿的内容对 20 世纪的一切科学发明及应用犹如神算，没有一项落空。当年他在书中的预言使得这部书稿石沉海底，因为任何一位书商都不敢认同他当时过于离谱的幻想。可是，世事就这样难以解释地完成了凡尔纳的幻想。

在这部书中，凡尔纳提到了汽车，并进而描述成现今的样子。大约在这部书稿完成后 10 多年，即 1886 年，第一部汽车问世了。

但是这位科幻大师忘记预言，汽车尾气将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巨大污染以及地球上的石油资源还能使这些四个轮子的小铁壳跑多久。这一切，至今还都是非常人所能解开的难题，倒不可再苛求前人。

不过，汽车业还是如潮水般地发展起来。如今在大城市，汽车的内涵早已超越代步工具这一功能，而越来越成为显示财富与价值或能力与身份的标志。于是街上奔跑的汽车，几乎年年月月天天，更新换代、川流不息、流光溢彩、夺人眼目、招摇过市。越来越多的是私人汽车，或是利用公款满足私人自尊、自荣并进行攀比的豪华车型。这滚滚车流里承载的既是现代物质生活不断提高的信息，也是不断散播着自我炫耀的俗气。

一个朋友在饭桌上问我：“你现在开什么牌子的车？”我回答他：“我至今